

回望2014年,大事三六九,小事无计数。大事都是国家层面的:打老虎、APEC,都不用我回顾总结。我自己的都是小事,试罗列。

2014年,我老了,领了一张证,从此乘公交免了(不包括地铁)。

2014年是母亲去世的第五年,兄弟姊妹商量把母亲名下空置了五年的央产房(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有住房),卖了。平生第一遭,事情虽由姐姐主持,但被动,主动,很多细节想逃躲都不行,必须身临其境。全过程的伤感。

2014年末,生平第一次看了牙医,一而再,再而三,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可也身心俱伤,也应该算是大不大小值得记载的事。

更小的事是今年下半年置办了面包机、烤箱,成为烘焙入门级爱好者,一批批网购高筋粉、低筋粉、披萨酱、蛋糕杯,快递员频频上门,每次都笑。这件事的象征性意义是生活重心和兴趣的转移。

听戏、看展览、听音乐会,郊游,友朋相聚,独乐乐,众乐乐。

今年自己写了很少的几篇文章,用了很多时间当先生的责编。这是他五年前生病后,我除了做专职护士,护工,心理辅导员,按摩师以外今年新的职务,辛苦繁琐些,但他仍有兴趣写作,也算是件好事。

每个人,每一年都有这样大大小小的新鲜事,

也许不足为记。拿得上桌面的,有一件事:由张允和口述,我编撰的《张家旧事》,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初版十五年后,2014年北京三联出版社重版,并在9月14日举行了与读者的见面会。此番重版,文字做了一些调整改动,略有增加。而美颜居然是十五年前初版时的同一人,风格一脉相承的典雅,足见出版社和责编的用心、用情。而如今的张家四姊妹,几年间就凋零的北京有109岁的周有光,耶鲁有百岁的张允和,天涯晚笛,在水一方。四姊妹的四个幸福之家,只有这个张家二姐夫和张家四妹了。张家四姊妹,张家十姐弟,晚年被动地享受了一时的风光,他们的垂老,家族的盛大、衰落,几乎演绎了一个时代的风云,一代书香门第远去的背影……再想到叶圣陶老人当年关于四姊妹娶到哪个都会幸福一辈子的话,心里很有些痛楚地想:幸福一辈子,也只是一辈子,下辈子到哪里再去找这样的张家四姊妹?这样的“张家旧事”。

我记录了张家的旧事,而记录《旧事》的过程也已经成了“旧事”。旧事就是旧事,旧事的隐痛和魅力在于永远的失去,旧事如天远,永不可能重复。

2014年,我整理封存了所有有关张家的资料,

打算就此告别《旧事》。拿不上台面的,一桩糗事:年底,寻常的上午,去菜场买菜。刚出小区门,便看到一辆旧面包车停在路边,后盖打开,清白分明的一捆捆大葱和大小适中干干净净的红薯。物美价廉,一对憨厚的小贩(不知是不是夫妇)殷勤地帮我挑好,总计14元。一摸口袋,糟糕,忘记带钱包,只有信封中一叠原做他用的百元钞票。我想离开,小贩一叠声“找得开,找得开”,我递一张给那个也就四十岁出头的女人,她抖着钱说:“应该找你多少呢?我不会算呀,没有上过学。”站在我右边的男人也抖着手里的零钱说:“看我这儿,不够够找的吗?”我看了左边看右边,那女人忽然说:“你的钱咋缺个角?”我说:“不会啊,昨天刚从银行取的。”但果

然就是少了个角。我自言自语:“可能是刚才往外抽的时候掉的,换一张吧。”又递她一张百元票子,还是一左一右和我说话,那女人忽然又说“你的钱咋缺个边儿啊?”再看果然就是缺了个边儿。我口中说着:“为什么我的钱到你手里总会缺一块儿?”但像是身不由己,又抽了一张百元大钞换给她。男的照例让我看他手中的零钱。这次我一回头看到了那女人正在撕钱角的手,撕开一半的钱角耷拉着。我说:“你还撕?一会儿又说我的钱少了一角。”这时那男人说:“找不开啊,我们是刚出来,没卖到什么钱。”一看他手中果然零钱没有刚才多了。他很周到地说:“东西我给你留着,等你去买完别的再来。”我也还有事,就匆匆装好三张残缺的大钞离开。

到菜场称好水果递上钱,还抱歉地说:“对不起没有零钱。”商贩手都不伸就大声说“是假的!”神态鄙夷,众人侧目,一位好心人说:“你这一看就是假的。”我拿出三张给她看,都是假的!那叫一个囧!我蔫头耷脑空手而归,把三张假币拍了照,写了说明发微信给家人和几

个朋友,没人搭理我,好久一个朋友才问“转帖吗?不太好笑哦。”我大声喊冤:“亲!是原创啊!”

没出一个星期,朋友中公认最聪明的一位打来电话:“我受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骗局,只不过是买橘子。哪天把假币送过去,你一并收藏吧。”

也许我们能有幸逃过人生中大的陷阱和骗局,但不一定能躲得过小的。

2015,新年伊始,愿一切澄明。

新年回望小事记

叶稚珊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儿童必做表

听说澳大利亚政府发起让孩子亲近自然活动,列出12岁前必做的15件事:1.爬树;2.自建小杂物房;3.露营;4.发明一游戏且玩该游戏超3天;5.学游泳;6.追逐波浪;7.远足;8.小溪边玩耍;9.游览国家公园;10.雨中嬉戏;11.捉蝌蚪;12.堆沙堡;13.做泥馅饼;14.种植物并观察生长;15.学骑自行车。

我觉得中国孩子可以多做这样5件事:1.为放松自己的神经逃过学并获得家长谅解。2.读过一些自己非常喜欢但与国内功课无关的闲书,比如解剖学,或者植物学,没看懂但趣味盎然。3.有可以闲聊又可以讨论人生大疑惑的好朋友。4.见过伟大的自然,而不是公园。5.见过真正自由的动物,而不是在动物园里。



元大钞换给她。男的照例让我看他手中的零钱。这次我一回头看到了那女人正在撕钱角的手,撕开一半的钱角耷拉着。我说:“你还撕?一会儿又说我的钱少了一角。”这时那男人说:“找不开啊,我们是刚出来,没卖到什么钱。”一看他手中果然零钱没有刚才多了。他很周到地说:“东西我给你留着,等你去买完别的再来。”我也还有事,就匆匆装好三张残缺的大钞离开。

到菜场称好水果递上钱,还抱歉地说:“对不起没有零钱。”商贩手都不伸就大声说“是假的!”神态鄙夷,众人侧目,一位好心人说:“你这一看就是假的。”我拿出三张给她看,都是假的!那叫一个囧!我蔫头耷脑空手而归,把三张假币拍了照,写了说明发微信给家人和几个朋友,没人搭理我,好久一个朋友才问“转帖吗?不太好笑哦。”我大声喊冤:“亲!是原创啊!”



窗外,呼呼刮着西北风,在冬天的寒夜里看《冬眠》,也算是应景应时。不过这是我早就想看的一部土耳其电影,导演努里·比格·锡兰,一个很文艺的电影人。看他的电影,你会想起塔可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伯格曼,缓慢移动的长镜头、精致的场面调度、直抵内心的凝视……

《冬眠》的故事背景,依然是导演所钟情的安纳托利亚:高远的天空、孤寂的山石、空旷的荒野,还有水流、鸟鸣、狗吠,再加上满山满坡的皑皑白雪,构筑的是诗一样的视觉美景。但是,这种美景,掩饰不了人类的孤独、人心的隔阂,锡兰在长达3小时16分的电影里为你讲述的故事,远没有安纳托利亚自然风光这么美丽,它蕴藏着人类需要思考的命题,让你变得沉重。

《冬眠》没有起承转合的情节高潮线,只是以一个从事戏剧表演25年的退休演员艾丁为主线,描述他返回父亲留给他的乡间小旅馆后,与妻子、妹妹和乡邻的矛盾和冲突。锡兰这样说:“这部电影是根据契诃夫五个短篇小说故事改编的。”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向来没有复杂的情节,有的只是不同人物性格的碰撞。在《冬眠》里,细细划分,可以看到这样五个段落:交不起房租的租客儿子,向艾丁的汽车窗玻璃扔了一块石头,于是,房东和房客之间起了冲突;从伊斯坦布尔搬来和艾丁一起居住、离了婚的妹妹,看不惯哥哥的自以为是,两人有了争执;年轻貌美的妻子早已和艾丁貌合神离,为了慈善捐款,他们的矛盾使得艾丁离家出走;艾丁在农场老友那里,和年轻的老师为了一句话,又争吵起来;妻子好意向租客送上一笔钱,被租客羞辱般地扔进火炉里焚烧。五个故事杂糅在一起,构成安纳托利亚风雪弥漫下的世俗风情图:人总被自己的世界包围,冲突成了沟通的代名词。这是如此悲凉,又是如此无奈。

锡兰的电影原本对话不多,像《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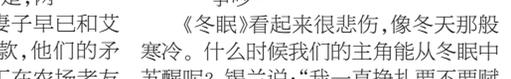
月碧云天》《远方》《安纳托利亚往事》,可在《冬眠》里,人物的对话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这可以和法国新浪潮导演侯麦、美国导演伍迪·艾伦媲美。虽然和侯麦一样,锡兰的人物也聊些高深的话题,比如宗教、善恶、道德、良知,也会引用莎士比亚的经典语录,但他们谈论最多的,当然还是和现实生活有直接关联的内容;尽管不像伍迪·艾伦那么风趣,那么幽默,那么自在,但锡兰有他自己的特点,他的人物对话充满对抗、交锋和冲突,甚至引领情节发展方向,推动叙事发展方向。这是属于锡兰自己的电影表现手段。

冬眠

刘伟馨

以对话为主的《冬眠》,显然会被人认为很沉闷,事实上,你在每一个段落里,都会看到一个小高潮,绝不会昏昏欲睡:艾丁的管家为小叔扔石头的事和租客进行交涉,你看着他们平静交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就要扭打在一起了;艾丁和妹妹好好在谈论翻译、文章主题,不知不觉,突然争吵起来,互揭伤疤、互相攻击;艾丁和妻子为捐款聚会这件事起冲突,你一句我一句,逼得年轻妻子说出艾丁最大缺陷:自私、傲慢、爱讽刺;妻子平和地送钱向租客表善意,租客用极端行为粉碎了这种好心……每一次对话,或者说,每一次争吵,你看着它们起头、发展、延伸、平缓,好像进入尾声,不知因为哪一句话,又引出另一段对话、另一次争吵……

《冬眠》看起来很悲伤,像冬天那般寒冷。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角能从冬眠中苏醒呢?锡兰说:“我一直挣扎要不要赋予结尾更多的希望,但我想还是应该多一点遗憾,我决定让结局更复杂一点。”茫茫雪原中,艾丁回到了旅馆,在门口,长长的内心独白,表达着对妻子的忏悔之情。他们没有交谈,艾丁开始写他的《土耳其戏剧史》,而妻子则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静默。这样的场景,算不算导演留给我们的复杂结局呢?



2014年11月27日是感恩节,我与3位同事正好出访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市,遇到了那场大冰雹,身临其境。

布里斯班属昆士兰州,而且是个“阳光州”,每年有300天左右时间都充满阳光,天气晴朗,雨水不多。11月正是初夏季节,最高气温在30℃以上,人们都穿上短袖衣服。那天中午以后,天上多云,云团大块移动,天气逐渐变阴。这样的天气不常见。当我们走进街区后不久,突然大风骤起,雨水和冰雹同泻。

大风把大片树叶刮下,把有些轻棚顶吹翻。冰雹有乒乓球那样大小,乳白色,随雨水直下,借助风力,加大冲击力,打在顶棚上发出咚咚的响声;掉落在地上还会反弹起来,很快地上一片白色,有点像刚下过雪似的。

街上的人们迅速躲进商店或商铺,在门口观看这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有人表现出惊讶,有人顺手捡落在地上的冰雹,也有人显露出兴奋,千姿百态。商店、商场的管理人员开始繁忙起来。穿制服的人员大声疾呼,要人们远离门口的积水处,小心地滑,防止摔跤。清洁工则不停擦干净地,清除积水。他们无暇观看冰雹景色,忙碌本职工作。

冰雹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时间。此后的情景让我意想不到。一些商场的顶棚被砸,开始漏水,商场里的积水出现;落下的许多树叶充斥道路,与积水混杂在一起,堵塞下水道,马路也积水。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冰雹明显损坏了路上的汽车。小轿车、大客车的车体被冰雹打覆,玻璃被打碎,留下一个个窟窿。我们乘坐的那辆丰田小型客车,车顶、车身都有不少瘪洞和划伤的痕迹;车后那块大玻璃也被砸碎,露出一个大洞。驾驶员只好叹息。他说,我来布里斯班市20年,这是遇到的第二次大冰雹。

冰雹洗劫之后,城市基本秩序正常。下班时,尽管车辆出现拥堵,可人们还是开车或坐车回家。有人在餐馆里照样过感恩节,大口喝酒,高谈阔论,餐馆里熙熙攘攘。第二天早上,积水退去,可马路上还是堆集着许多树叶,一片没经打扫的样子。

这场大冰雹可以算是上帝给布里斯班感恩节的礼物。那里缺少雨水,冰雹可以滋润大地,缓解夏日的干燥,洗刷城市的尘埃,好处多多。可是,上帝也有过错,下手太猛,以致冰雹闯了点祸,给人们带来不便。这礼物的两重性十分明显。

布里斯班感恩节的冰雹

王立民

敬亭山

中国画 周成



今年适逢老院长周信芳先生诞辰120周年,岁月流金,周院长所创造的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至今仍在京剧舞台上焕发着无限光彩,而老院长德艺双馨的人格魅力也激励着一代代京剧人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1939年我进入上海戏剧学校。对于我们这批在上海学习和成长起来的演员,自小就非常崇拜周院长,他的艺术既全方位地继承了京剧传统,又吸收地方戏、电影、话剧、芭蕾舞、华尔兹、探戈等多种表演方式的精华,因此不管是学什么剧种、行当的,甚至连话剧演员都能从“麒派”艺术中汲取养分。记得9岁那年,我第一次有机会和周院长同台,是在他与筱翠花演出的《杀子报》中饰演孩子。当时年少懵懂,还说不出的所以然,只觉得周院长一上台,不但台下一片沸腾,叫好连连,连我也不自觉打起了十二分精神,格外卖力。后来不断与周院长合作的过程中,

我逐渐明白这样的演出效果源于他对于舞台节奏的精准把握,以及情感充沛、炙热强烈的舞台表现力,不仅能够感染观众,同样也能感染舞台上每一位演员。

等我毕业后,又陆续和周院长同台演出过《闯王进京》、《打严嵩》等不少戏,他的谆谆教诲、细心指点使我受益匪浅。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有一些演员在台上自己哭,观众不哭没有用,要让观众哭才是表演。”因此《清风亭》、《明末遗恨》等剧目中,周院长饱含激情的表演常常使观众潸然泪下,这在京剧剧中并不多见。但他的表演同时兼具极大的自制力,跟他演出时,常常可以见到他眼角泛泪,却绝不让它掉下来。

在我的印象中周院长和蔼谦逊,对年轻人也十分关怀。1965年夏天,上海京剧院接到

任务,由周院长带队出访苏联,周总理还亲自指示要将红遍全国的昆剧《十五贯》也带去莫斯科。面对这样时间紧、任务重的演出,周院长竟然亲自提议让我来饰演剧中“娄阿鼠”一角,对于刚满25岁的我来说,是多么难得能贵的机会,我默默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而此周院长已经是六十老者,当时有人提议是否从该剧创排院团——浙江省昆剧团派同志前来上海说戏,但周院长却认为学戏要有一个学戏的样子,于是带着我们这些主要演员前往杭州登门拜访。在学戏的过程中,他对我们说,要尊重同行的创作成果,原汁原味地将《十五贯》带到莫斯科。在他的激励下,剧组上下齐心协力,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剧目的学习。剧中《访鼠测字》一折,我与周院长有

我为大师配戏

孙正阳

任务,由周院长带队出访苏联,周总理还亲自指示要将红遍全国的昆剧《十五贯》也带去莫斯科。面对这样时间紧、任务重的演出,周院长竟然亲自提议让我来饰演剧中“娄阿鼠”一角,对于刚满25岁的我来说,是多么难得能贵的机会,我默默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一大段对手戏,他充满激情的表演,极具层次感的念白,以高水平的艺术手段将况钟正义、沉稳、机智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他的艺术感染力使我能够完全沉浸在娄阿鼠这个人物中,将人物空虚、可笑的内世界完全表现出来,与他的这次合作让我受益终生。

此后我又陪周院长演过《澶渊之盟》、《义丐王魁》等“麒派”戏,周院长在塑造角色时,不墨守成规,善于吸收,勇于革新,这种永远进取的精神,是值得所有“京剧人”继承和学习的。在此缅怀先辈之际,我也非常高兴能看到上海的京剧舞台上依旧“麒艺”流芳,涌现出陈少云这样优秀的成熟“麒派”演员,以及一批不断探索研习的青年“麒派”演员,将伟大的“麒派”艺术传承下去。

感怀现实主义表演艺术。明请看本栏。